大學續衍精義刪補要覽卷之十六

臣 劉洪謨續衍

帝王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帝王治平要亦在武備未可偏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遂置武於未講也文與武不可分而爲二則以嚴武備爲治平之要必

總論威武之道而後知武備之所宜嚴至

論所爲嚴一曰軍伍之制二曰宮禁之衞

三曰京輔之屯四曰郡國之守五曰本兵之柄六曰將帥之任七曰出師之律八曰戰陣之法九曰器械之利十曰牧馬之政十一曰簡閱之教十二曰察軍之情十三曰遏盜之機十四曰賞功之格十五曰經武之要之十五目者皆所以嚴武備也而本兵之柄將帥之任要在得人經武之要要在治人中之治法統之乎有威武之道嚴則此嚴耳

總論威武之道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此贊堯德之廣運時出之爲文武本之乎聖神不可測識也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神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懷此言湯之代虐以寛所以爲聖武也商頌長發之六章曰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此言不震動戁竦莫非有虔之心所以爲湯之武也殷武之首章曰撻彼殷武奮代

荆楚此言高宗繼湯之緒以伐荆楚繼湯之撻武也易之豫曰利建侯行師此安舒于外而不抑藏于内之象以五命建四侯行諸衆之師聖人之順動也師曰師貞丈人吉无咎此爲一人統衆平定之象以二之丈人佐五之貞吉乃无諸咎馭衆之至理也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此五有不富之富從三謙以征不服不爲求勝能服即已大君之謙德也夬曰夬

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
有攸往此以五剛決去一柔爲王庭之揚
尤以孚號有厲之心告自私邑必先自治
不宜從戎專尚威武乃宜有往盖健不偏
健說不偏說和以決之也師之象曰地中
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此以比閭族黨
容民于無事之時伍兩卒旅養衆于有事
之日仁行義中所以爲行師之本也序對
謂衆必有所比雜卦謂比樂師憂此相貳

而濟之妙師以二將爲主比先以五君爲主將動衆宜憂比親民乃樂剛中以五彖爲輔相與有成也說卦言蓍卦之德六爻之義即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以德義之定理洗滌其心無不密藏與民同患者吉凶之常知來藏往者密藏之神知民不能同也聰明睿知之神武從此

顯而不殺之武乃所以爲神武也皇矣之五章七章咏文王之伐密也必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咏文王之伐崇也必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不以伐密伐崇爲武而以帝命之登道岸懷明德爲武是所以爲神武也其伐密之篤周祜對天下伐崇之緩攻徐戰是致是附神武之大用何畔援歆羨乎何大

長識知乎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酌告武成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戒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惟爾公允師此言武王之用武必本之上帝之臨非帝臨不輕舉必酌之乎時宜時宜晦不輕用是亦與文德同也魯人泮水之頌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蹻蹻虎臣在泮獻馘

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曰濟濟多士克廣
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
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此以能明己德
爲魯侯服淮夷之本以能廣德心爲多士
獻功之本多士之德侯德開其先也魯侯
未必能然詩人之言武功則深探其本豈
似聖人之神武也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
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此以禮爲治軍之本
苟非其禮軍不虛治禮亦德之用也孔子

重征伐之權必自天子出春秋隱公之二年十有二月書鄭人伐衛罪伐非王命武擅用也左氏論征伐率以禮爲言於宣公之伐莒取向也必曰非禮平國以禮不以亂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述隨武子之稱楚師也曰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也述楚子之議晉師也曰止戈爲武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
一焉何以示子孫述申叔時之議楚師也
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今楚不然其
誰致死述范文子之戒晉師也曰唯聖人
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
釋楚以爲外懼乎述申無宇之對楚王也
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

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述子服景伯之戒季康子也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民將焉保此左氏之所謂武非用兵之謂也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此穀梁之所謂武非陳戰之謂也國語穆王將征犬戎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

有刑罰之辟有攻治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乎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此亦惟文德之是崇不貴武也孔子對衛靈公以軍旅

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
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
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
又曰我戰則克則孔子之饒於武不以武
爲訓此可見矣孟子對梁惠王雪耻之問
止言施民之仁政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
易耨孝弟忠信制挺可撻秦楚徃征仁者
無敵對齊宣王好勇之問特言請大之義
曰讀詩知文王之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讀書知武王之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當齊人伐燕之初未勸齊行伐齊不可以伐燕爲天吏乃可以伐燕齊人伐燕勝之教以如文王之勿取勿爲水益深火益熱之政齊人伐燕取之教以如湯之弔民速令止兵無動天下之兵以千里畏人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必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言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言春秋無義戰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言善陳善戰大罪罪在無湯武好仁之征不免視百姓爲敵孟子之不尚武亦孔子意也老子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非道早已曰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曰善爲士者不武善

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荀卿亦曰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鵠御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曰仁人之兵不可詐也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

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三略亦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曰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懼而不

敢失道司馬法亦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曰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尉繚子亦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漢魏相亦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巳不得巳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

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
但人事乃天道也宋歐陽修言于仁宗亦
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
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
納諫之名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
聽愈惑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闕
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
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
其未而臣謂今皆有之然未得而用之者

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廢壞於下韓琦言於仁宗則又曰外憂之起必始內患今莫若先治內患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至論內患則曰紀綱不立恩倖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

容近昵之僥倖有此十患較修所謂三弊而又增其七謂之內患洵然乎朱熹與人書曰夫內修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爲非欲與人爲敵然後爲之而爲之之道必急其實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爲務而不爲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爲畏泄其機而固爲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爲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挾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爭離內

外判拆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商申吳非無一切之功而卒得罪于聖門者正在於此明者察之朱熹所言內修之實可深厚淵塞決不可用機心挾陰謀心迹不可乖離內外不可判拆此方是威武之道與易之神武不殺而相符不殺之武乃爲神武夫惟

聖明在上體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殺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運神

智仗道義以施德威以不殺而爲殺必先內治也則聖武布昭於天下所謂乃武者不獨並稱於乃文而且與乃聖乃神之妙用同一廣運矣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凡起徒役毋過家

一人以其餘爲羡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中士五人爲伍伍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十胥百徒此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居則聯爲比閭族黨出則聯爲伍兩卒旅六鄉

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
仗節之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
之於四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
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
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先王之時
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衞中國外足威
四夷由制軍之得其道也乘馬之法詳見
漢志不出井田而天子萬乘實始于此齊
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

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
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內教既成令
勿使遷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
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
相視足以相識其懽欣足以相死居同樂
行同和死同哀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
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
道以屛周室天下大國莫能禦也此內政
之作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

者然而兵制已非古矣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又大爲非古循襲効尤魯遂作丘甲作三軍厥後楚爲乘廣魏爲武士秦爲戍卒古制乃亾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漢遷固吏不志兵班史見之刑法志云南軍衛宫衛尉主之北

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
别比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猶有古井田
遺意而卒更踐更過更是爲三更也唐兵
凡三變之一變爲府兵二變爲彍騎三變爲
方鎮末則天子自置禁軍追惟府兵創自
貞觀寓兵於農其居處教養畜財待事動
作休息皆有節目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
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所以防微杜漸
絶禍亂之源也李泌稱善德宗不能復殊

爲可惜穆宗誤聽銷兵之議兵聚爲盜詔
討募兵烏合遂不可用唐卒以方鎮亾宋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
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咸平以
後武備漸寬仁宗之世將驕士惰徒耗國
用神宗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觀間
增額日廣殊乏精鋭建炎南渡收潰卒招
羣盜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合
漢唐宋之軍制而論宋之禁軍不如漢之

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府兵初尚
寓兵於農後行之日久兵弊民病補錞舉
偏振隊復古存乎其人元起朔漠兵制簡
略不可為法我
聖祖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即
漢南軍衛宮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
督府留守等四十八衛分屬焉即漢北軍
衛京之意遇有征行則調發之設天下都
司若干內外衛所若干大率百戶統軍一

百十二名千户統軍一千一百十二名每
衛五所每所千軍每一百户内總旗二名
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錯峙郡邑
中以爲民衛相沿日久遂有軍伍懸虚之
弊將領積多之患臣當日已慮及每衛
無昔之半矣欲於京畿中别爲寓兵之法
只順天保定眞定河間永平五府集丁爲
兵可四五十萬大約每里百户分爲二隊
隊五十名立一總甲十隊爲一都甲隊甲

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歲惟養馬納糧二事他賦役科派一切蠲除民籍仍十年一造軍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選易務足應用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孟冬農隙聽都督操練御史監督糾不如法者較馬政閱兵器事竣各具實開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其所蠲除諸賦役戶部分派他郡遠省捐

五六十萬之費以寛五郡之民力以復古

人府兵之制内以固　京師兼外以懾夷

狄昔人謂勁兵健馬聚於燕冀此法一行

兵馬兩全眞一大利也臣謂此法亦須民

兵與衛所軍伍並行况臣守眞定二年備

兵易州二年稔知此方民苦田土多荒每

遇荒年離散死亾不可名狀救五郡荒急

宜開荒民有粟可食然後責之爲兵責之

養兵庶幾樂從行之又在治人無治人則

治法縱善猶弗善也當此寧遠宣大憂兵
憂餉之日
皇上神聖何以籌之何以籌之
宮禁之衛　周書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
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此周公戒成王必首左右之選左右
先三尊臣次二親臣所以保護王心養成
聖德莫美于此而知憂匪易以德辯德罔
間罔誤方是知憂也周禮天官宮正掌王

宮之戒令糾禁稽功緒糾德行幾出入均
稍食去淫怠奇衺會什伍而教之道藝爲
之板以待之夕擊柝而比之有故令宿外
内必辯出入時禁火燭時修宮伯掌士庶
子之板掌政令行秩敘作徒役授次舍閽
人掌門禁喪服凶器不入潛服賊器不入
奇服怪民不入幾出入時啓閉此並隸於
天官宮壼朝廷均爲一體所以黜邪杜隙
去蠱防淫養成君德也夏官虎賁氏下大

夫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此二氏並隸於夏官亦宮壼朝廷均爲一體所以遏亂於微止危於萌保護王躬也虎賁即天子親兵王不出則虎賁不出曩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人見之左傳則賜與受均非矣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武帝時置期門羽林宿直皆六郡良家子以士人爲之光武不任三公宮衛亦不用士人而盡用宦官遂至

握內外大權而爲一代之禍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後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官主之北衙勢横外廷諸臣莫之誰何宋太祖懲唐方鎮兵强之患聚精鋭於京師時出之以守郡國是謂禁軍而時出則非至仁宗時宫禁踈闊王陶司馬光並有嚴謹之請至徽宗而尤甚任伯雨言之甚篤

竟莫之飭胡安國言于高宗曰自古盛王
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勲德世臣
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
慮深遠矣今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
宿衛單少豈尊君強本消患豫防之計也
此論非獨宋人所宜知者我
朝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較尉將軍力士
卽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
獨簽幼軍卽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設親軍

十二衛番直宿衛執戈戟監門禁卽唐之
十六衛也後不止十二稍有加焉諸衛正
猝一惟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
天子御座則夾陛而立
天子御輦則扶轅以行出警而入蹕承
旨而傳宣皆所司也每夜將軍上宿遇有一尾
石之隊一蠹魚之落詰旦早朝卽令給事
中引赴
御前奏知每四孟享

太廟夜間出鑰於門隙早朝亦於
御前奏知僧道非　朝見由前門不許入
皇城門及無牌面并凶服異服有持寸鐵者皆
不許入禁門亦周人意也錦衣掌鹵薄儀
仗之事旗手司旗纛金鼓之物若
詔獄則非可輕行萬一有行非可輕舉則握衛
篆者斷宜慎擇其人此理昭昭宿衛雖有
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而無有所謂腹心股
肱之臣安得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

九重之上六宮之中得以安寢無虞乎諸物猶
一時之欲勿聽小人之言獎將卒之守法
受臺諫之進言總在
上之自爲計而已
京輔之屯　禹貢五百里甸服周因井田而
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
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
畿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
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詳見漢

志此成周甸服千里之間所賦之兵所出之稅自足以給之無勞遠餉內足以衛王室外足以鎭壓天下壯根本安國家洵爲千萬世不拔之基也漢之畿兵始爲番上後番上變爲長屯長屯變而遠征而畿兵之制壞唐之畿兵始爲府衛後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而畿兵之制亦壞其四近之地立爲輔郡以屏翰京師也漢有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

鳳翔爲三輔宋初未立至徽宗始立四輔每輔屯兵二萬無救一亾諸無道也我

聖祖建　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

屏翰意寓

成祖改都燕封半分南衛兵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然而畿甸猶未有輔郡也丘臣請以宣府爲北輔因舊加番守軍俾守北門永平爲東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

要害易州爲西輔以守紫荆一帶關隘臨
清爲南輔坐鎮肺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
衝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
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
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隷河南山東上京操
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屛蔽遇京師
有事則調發焉謂鞏固京城奠安宗社洵
然　臣謂與前軍儲之議有同有異參合而
互議之未必非京師一大輔衛也望

皇上力肩而酌籌之

郡國之守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有百乘之家有千乘之國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四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此周人小大相維階級相承所以合其散而統其異也秦始皇并天下爲三十六郡置材官漢踵秦制山阻用材官平地用車騎水泉用樓船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王國之兵更不可擅用唐制府兵初置軍府析關中爲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貞觀後散天下析諸府計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節度使方鎮有兵外遂偏重內不可爲宋初選驍勇爲禁軍留本州者爲廂軍在鄉團練者爲鄉軍元豐後州郡兵升同禁軍實非禁居養兵之費日繁而兵無實用韓琦創陝西義勇司馬光六疏力爭不能得

王安石行保甲尤以刺配爲軍海内騷然

議論頗多成功竟少景德中曹瑋議邊民

應募爲弓弩手請給以閑田蠲其徭役有

傚簽爲正兵人田三頃出戰馬一匹慶曆初

張方平議民不願爲兵今用漢代更術因

唐防秋法入耕出戰遞爲防戍便李昭亮

等議唐澤潞留後李抱眞選義歩兵得勁

卒二萬雄視山東宜倣此意點集民兵訓

練待用皇祐中富弼安撫京東因救荒募

民爲兵用廂軍倖廩得禁軍用議上詔分
置七州元祐中蘇軾議用麗藉團結弓箭
條約乞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勸懲欽
宗時胡安國議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
使臂於理乃宜乞選擇重臣付以兵權令
統屬郡輔王室孝宗時陳俊卿議三丁取
一爲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要使大兵
屯要害必爭之地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
角以壯聲勢此七議者宋末一行後人因

之酌議備緩急用未必非中流一壺也我
朝於府州縣要害處皆立衛所又於總會處立
爲都指揮使司以統之是即周人連帥州
牧遺意於親藩皆設護衛然惟給使令不
許調遣
國初內地多是抽丁垜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
歲月既久姦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
或潛行析戶或私自分居彼此相隱上下
相蒙遂至簿卷難清挨究無迹其間丁盡

戶絕者固有而正戶固在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也今兵部按冊清查不可一行乎查出衛所見在食糧者若干缺伍不補者若干類以奏　聞會議何法補缺可得軍伍足數以復舊額以待急用講明根究至再至三又必不拂民情不至激變方爲良法此　國步安危所繫運祚修短所關未可苟且目前貽憂後人也唐人所言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成此大謀亦在

皇上一斷而已若乃點集民兵以應召募以待調遣所費兵餉不可勝算補清軍補伍之法則又千艱萬難未許輕議者斷其此斷非臆說也

本兵之柄　舜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此唐虞之世兵刑之官合而爲一以刑兼兵兵未有專司也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司此仲康收兵權於卽位之初尤以六師爲重重防昇

也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夫馬武也司馬司武也夏大也火德也兵猶火宜戢而不燿於覲敵制兵之道圖於未形使不至於形以毒天下此以天德為王道正人之不正所以平天下之不平奉行天討也大司馬一鄉小司馬軍司馬並大夫輿司馬行司馬都司馬家司馬並士此職任雖有大小

而所司皆同則政亦同焉此職者不可不
慎也大司馬掌九伐曰馮弱犯寡則眚之
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凌外則壇之野荒
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
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凌政則杜
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此非常試之伐
設之以使人知懼各得不犯所謂思患豫
防也大司馬若大師則掌戒令涖大卜帥
執事涖釁主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戰巡

祗事賞罰此王廵狩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大行王政也詩六月之三章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以定王國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此言吉甫爲將北伐本嚴翼之心具文武之才定王國法萬邦不忝王命也采芑之四章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此言方叔爲將有壯猷之望顯允之實伐北狄威南蠻不辱王命也春秋昭公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此書三軍作舍皆
自三家公不與焉傷魯之自失兵權也設
尚書掌兵政自魏始置兵部尚書侍郎四
屬自唐始置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自宋
始其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
自知則范鎮言之其至煩莫如邊務至重
莫如將臣而二府有不預焉則蔡承禧言
之其樞密發兵而無握將帥握兵而無發
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此為祖制則范祖禹

言之此見樞密與中書二司相爲表裏不可不同心而將帥又與樞密相爲出入不可相侵宋之所以不如古者未協于一也我

朝罷中書省樞密院而兵部始得以專達于

上事權歸一而體統不紊罷二司而財計專掌于户部此二部必相通融以爲政足兵必先足食庶武備修而軍威振全在於此兵部以文臣爲之而五軍都督府則武將與世爵分任之後設戎政府提督京營彼

此互制而兵無專擅良有深意矣夫惟兵
部尚書其權特重重在佐
天子以順治爲威嚴不輕用武也廟堂之上有
折衝焉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兵部之辱
也必有如于謙之定變一時如劉大夏之
熟不內狥如王瓊之智神四照者始能勝
此不則
國家自此多事譚何容易耶
將帥之任　易師貞丈人吉无咎此以五

位之貞二之丈人佐之有五之吉無三之
咎彖以毒天下言盖亭毒之毒非毒害之
毒一正君正皆仁意克周此馭衆至理非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孰能與于斯合六
爻言二善將兵爲丈人爲長子爲有律之
師在師中與五相得豈不承天寵而三命
後受之遜乃足以懷萬邦焉五善將將不
輕出一師必困中有禽始以執爲言宜无
初咎不中制外監衆以輿尸弟子犯貞中

之㐫專一從二長子第以中行二五相與
以有成也初之否臧三之輿尸與四之左
次聽二命者異上在大君左右論功行賞
命必出之大君二功大者開之以國四功
小者承之以家輿尸小人執定勿用以正
論功不詭奇是尚所以亭毒天下之意以
此爲正也此師之六爻將兵之道將將之
道將相調和之道悉于此寓後凡言將未
有能出乎此道也者詩大明之八章曰維

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此論丈人之將必重鷹揚以尚父爲名將之首示師法也江漢之首二章稱召穆公平淮南之夷必曰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曰經營四方時靡有爭常武之首二章稱皇父程伯休父佐王親征淮北之夷必曰既敬既戒惠此南國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此論丈人之將必重迅疾重和一重敬戒重速成不專恃威武也左傳述楚

蔿賈之不賀子文也以所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述晉趙衰之舉郤縠也以說禮樂而敦詩書且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荀卿論為將曰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亡

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天下之將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曰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六韜曰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强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亾孫子曰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强輔隙則國弱光武勅馮異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乎平定安集之耳元魏路思令曰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亾張舜民言於哲宗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

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聞望服人而已此所責於將者大有本原若如曹操之戒夏侯淵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勇而行之以智計耳臣竊謂智計用之對敵則可用之以馭衆於平時弔民於臨時則非可恃也故一軍之將易得天下之將難得力與謀合之將易得爲天子保障一方不以屠戮開邊爲功之將難得保障大計無如屯田營田趙充國行之金城

魏棗祗行之許下諸葛亮行之西蜀祖逖行之渡江李抱眞行之澤潞郭子儀行之河中段秀實行之涇原馬燧行之河東李景略行之豐州李德裕行之西川張全義行之河南瘠土可沃弱兵可强夫非保障顯效乎惜止行之一將任內將去田荒誰之過與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韓信稱漢高帝之言而將將如漢高尚有兎死狗烹之譏未見其善也夫惟光武容祭遵行法

恤賈復痛傷爲賈寇解私鬬釋馮異諸嫌疑宋太祖重郭進之嚴肅豐李漢超之召募保王全斌之始終遲曹彬之使相庶幾善將將者乎統論將將之善則有三端一善選用一善委任一善駕馭均人主所宜圖者月令孟秋天子命將選士厲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此命將之初有此重責不敢不慎也春秋閔公二年書鄭棄其師則

不罪高克之後潰而罪文公之不愼始巳管仲射鈎齊桓任之而霸孟明三敗秦穆赦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霸旅樂毅之疎賤孫武之亢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衞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參軍平蜀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高勍以書記爲楊行密策淮南李襲吉以幕府爲克用籌大同盖寓以押牙爲李克用討河東張

光晟以騎卒爲王思禮策潼關此見用將
之無方也六韜以將爲國輔欲初察置尉
繚子以將爲死官欲初重用晁錯欲擇良
將曰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沈慶之比治
國於治家曰畊當問奴織當問婢六韜八
徵莊子九徵皆選將法大同小異問之以
言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卒然問
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此言辭
徵也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頻使之而觀其能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此使任徵也告之危難觀其節觀其勇委之財觀其仁觀其廉雜之處觀其色觀其貞醉之酒觀其態觀其節此精徵徵也蘇軾曰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固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此可合諸觀而並徵者陸贄曰當事之要雖罪惡不

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讐不得不用馬知節曰將相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須臨事機變何如耳范仲淹曰專督管軍臣僚搜羅智勇各舉一名試以武藝觀其膽畧便可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歐陽修曰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又

曰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年少有力中百選一合爲十隊選十隊得一爲裨將選十裨得一爲大將乃萬人選又擇有輔富弼請建武學聚武書許文武歲入討習中年一考較三年大比朱熹言于孝宗曰諸將掊尅士卒以殖貨財以此結陛下之私人祈以姓名達貴將貴將奏之陛下欲獨此弊合諸言而觀之選用將帥之道可繹思已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

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
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
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
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
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
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
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
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
賤人勿以獨謀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

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制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

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内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此古人所以重遣將將所以與君約出師之日即有成功之期是後世所宜法者馮唐述此以嘆魏尚之守雲中爲文法所繩有功不賞反受上罰幸漢文赦尚而已非古矣唐太宗述此以問李靖謂此禮久廢欲參定以行靖對似無容參定而太宗莫決則又非古矣宋孫何述築壇

告廟之理言之眞宗以爲邊將授任赴鎭
但授尺一之詔此禮未建良可惜也則又
非古矣陸贄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
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
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始終要領悉俾
經綸於是觀其計謀較其聲實若謂材無
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
於其後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
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勞神於選材

端拱於委任覈其否臧行其賞罰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又曰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戎虜馳突迅如風颷驛書上聞旬日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遛之間寇已奔逼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

干將帥既幸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
以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
失於遥制矣又曰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
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
餘細故悉勿開言又曰所賜詔書務從簡
要順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胡寅曰
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
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
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

任將之實也庸駑不才本無智勇見敵輒潰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踰涯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此任將之虛文也王巖叟曰今有顯効則不錄而陰言則亟行四方聞之又誰爲陛下盡心者人人不自保將人人侵侮其帥有驕橫之勢此風寖長非朝廷美事冨弼曰得堪任將帥者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蘇轍曰擇將苟誠知其忠則可損

數萬之兵聽其所爲曰擇任將相而厚之
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羈籍駁
韓絳議不可令文臣制武臣况使中官監
軍乎唐有魚朝恩而郭子儀以之受繫憲
宗不監復使吐突承璀宜自居易有西方
輕朝廷四夷笑中國之諫後以償師如李
德裕之料遂罪觀察併罪監軍則何益矣
宋人不監復有李憲童貫之禍而國以不
保言之可爲永戒合諸言而觀之委任將

帥之道可繹思巳陸贄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自昔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惟在所馭朝稱兇悍夕謂忠純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

鈞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于難
此桓文所以弘伯功也又論速合軍以縶
李懷光則曰制軍御情所貴見情離合疾
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
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
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局措
無危勢又曰將帥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
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辯明
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

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懲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廢矣課責虧廢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虛張賊勢上聞惟務益兵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於順物情其機在於通時變蘇洵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漢之衛霍

趙克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
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
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
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
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食極其口
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
才將者也將之才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
中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才大者也
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

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合二言而觀之駕馭將帥之道可繹思已易師上六論近君之相必辯君子小人於論功之日六月之詩咏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矣夫論吉甫燕喜必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蓋美外有文武之將佐天子定王國必內有孝友之相為之調和也陸賈勸陳平與周勃交驩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蘇洵曰議者常曰

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倖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洵此言似相尤重於將乎牛僧孺梗受降復土議秦檜十二金牌之召均快已私不念國家大體者師之上六敘功必相勿用小人必相古之相即周之大司馬今之本兵也政府亦在其內知師上六之意則知所

以處將之相矣

出師之律　易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始師之象初有下二有律齊之一謂之

律是以義而動必不可不從者若初否塞

深藏二律不行初自陷于失雖幸而勝亦

凶道也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

未失常也此在師之象四介下體之始處

二左之次无三先之咎以四未失柔順之

常亦畏律也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

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
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
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
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
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此舜以征苗命禹
禹以天討命衆昏迷不恭爲惡之源下皆
惡之流惟以棄民之故得罪于天故恭行
天討一乃心力師出以律也甘誓大戰于
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
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
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
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孥戮汝此啓之征有扈亦以有扈之
不恭得罪于天故以已之恭明行天罰在
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三人皆遵
節制師出以律也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
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

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湎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威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此仲康有命胤侯奉將天罰誓衆不欲玉石俱焚以自陷于逸德

所殲者首湎酒一人所不治者與之更新以
威勝愛渠魁罔赦師出以律也湯誓王曰
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又曰爾尚輔予一人
致天之罰予其大賚爾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此湯
之伐桀必以天罰誓衆賞罰兩明亦出師
以律也泰誓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
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
小子誕以爾多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此武王伐紂亦以天罰誓衆紂爲惡本是卽渠魁迪果毅者師出以律也牧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此武王恭行天罰三勉乎衆足步

手伐不愆有止如四獸之猛仍不殺降此亦師出以律也常武之五章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此極言王師之無敵莫非律也孔子論行三軍於子路不與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必得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然後與之此二語者非徒抑子路之勇實以明行師之要即易之所謂律也漢之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名

而廣之行無部伍終不若程不識之必正部伍者庶幾師出以律是司馬光所取也

歐陽修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王尋百萬遇光武九千而敗苻堅百萬遇東晋三萬而敗曹操三十萬大敗於呂布復以二萬破袁紹十二萬李靖破突厥用三千人破頡利不過一萬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者雖多而愈少也顧赫然奮威

勅厲諸將精加揀去其老弱縱未能如古人以一當百但得以一當十可也修此言洞見兵多之爲累兵少之常勝則又非少之能勝少而有律者之能勝也八陣之法有以少勝多之理不可不知也丘濬言國家之粟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修武備者惟在愼選將帥嚴立階級因其見有之人補其不足之數無事則簡閱之訓練之沙汰之人人皆可用而無一人之不中用

有事則約束之戒勑之申令之使事事皆
合法而無一事之不如法既不虛吾之糧
賞以致耗費又不閡吾之號令以致廢格
所御乃所識所戰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
恩威易以周徧少而愈精多而愈辯無敵
於天下矣臣因此兵不貴多而貴精之言
重有感於寧遠之兵驕而索餉遂至䘏及
撫院也師老之弊不能恢復反以驕憤縱
殲渠魁而驕態未改則平日之無律可知

無律之兵舊撫失之新督何以得之念之竦否

戰陳之法

語戰陳之法先明陳法卽於陣中知孰爲車陳之利害孰爲舟師之利害之三者各宜熟講焉陳法始於黃帝見之通典可考鏡也周禮中春中秋一蒐一獮並有陳有教中夏之苗教茇舍尤有深意教此法用之臨敵亦此法也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鷙獸則載貔貅
此以旗爲示使軍知所儆得古人前茅慮
無之意簡以易知也前朱雀後玄武左青
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
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行軍之法不越乎
一度一局也周王以諸侯伐鄭曼伯等奉
魯桓爲魚麗之陳右拒左拒中軍先偏後
伍伍承彌縫此陳法之始也楚伐隋季梁

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乃攜矣少師不聽而敗此隋之失陳法也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攻不戒而備此楚陳以轅爲主也荆尸楚陳鸛鵝鄭陳皆左傳所載也穰苴陳法即古司馬法其四正四奇合而爲一離而爲八是曰八陳所以訓齊士卒使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

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也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鬪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散也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趣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此孫吳兵法莫非陳法非專詭詐也諸葛亮

推演八陳圖咸得其要司馬懿按行營壘嘆曰天下奇材非有以大服其心不能有此嘆也李靖因之製六花陣外畫方內環圓方生於正圓生於奇又曰詭設八名陳本一也分爲八焉宋神宗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出則曰營行則曰陳營爲正陳爲奇此法宜有可采名將有心機者則有所不拘吳璘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

皆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陣璘自謂是古東伍令張黨守南劍用此法以退范汝爲初來起鄉兵與戰令城中殺牛羊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爲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之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徤不至困

乏遂勝汝爲劉錡順昌之勝大槩亦是如此錡于極暑中試甲日晒以熱不可着手爲度更番飲食又多合暑藥徃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此三將者陳法大同小異均之更番以養全力此爲妙着也車戰始自黃帝呂刑有蚩尤作亂之言此涿鹿車戰所由以始如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此爲車戰之始周禮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

就建太白以即戎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此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車僕所掌者五戎之副古人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關又有倅車以備不測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內二十四人居前力戰左右各二十四人挾輈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厮養樵汲者車戰此藉也考工

記車有六等之數戈殳戟矛皆插車騎之旁以爲近用乘車之人各佩弓矢以爲遠用此兵車之等數五兵所必藉也詩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此天子之車先後相聯以適調爲良也小戎秦伐西戎也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此諸侯之車制作精工必蘄克敵也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

縫桓卿之戰楚軍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吳舍偏兩之一焉鄭公子突之禦北戎也不專恃車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漢第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為營耳唐之馬燧行之河東亦然宋之吳淑疏請復古車戰法以為一陳之鱗介出藉此為所歸之地入以此為所居之宅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

詢陳腳兵車治平中有黃懷信萬全車李綱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霆電擊車然卒不見於用用亦未聞有戰勝之效大抵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於守而不利於戰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行險路則難一造則費多造成則難轉以禦戎狄則布不成列動不能轉我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彼徒之慓疾宜馬端臨以爲非堂堂

正正之舉丘濬以爲今日之邊皆臨崇山峻嶺浮沙積石大車決不可用無輕信人言耗財費工爲此不急之務也濬又謂用之以守中國之地何不可之有取魏勝如意車與嶺南獨輪人推車以意消息之車上樹牌垂氈列鎗䥫砲每兩可蔽數十人每邊城製二三五百兩邊䧟作時運寘田所障蔽官軍寧俾得眥稷戰以爲陳居以爲營收穫以爲載不爲無益此亦有用之說

也近臣有請造車以禦奴者車亦徒費未見有裨實用則亦時事堪嘆之一端云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黄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此古人用舟師之始左傳楚子爲舟師以伐吳吳伐楚戰于長岸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此南國用舟師之始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此戰用海舟之

始秦運負海粟以給北邊漢武帝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而樓船始造且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擊南粤救東甌滅朝鮮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魏曹操遣孫權書欲治水戰與之會獵於吳周瑜料操軍不習水上禽在今日與劉備合拒戰於赤壁部將黄蓋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着

前中江擧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
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
船延及岸營煙焰燭天瑜等率輕鋭繼其
後雷鼓大進操軍敗還此古人焚敵舟之
法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
船連枋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作大筏破
橫江鐵鎖鐵椎縛草爲人令善水者以筏
先行斬椎燒鎖順風鼓棹徑造三山雖幸
取吳而船大難轉要非良法指南舟自此

始則後人所利賴者宋曹彬伐南唐水陸
金進得樊若水策造浮梁以濟師梁成不
差尺寸由若水先爲量定宋師因以濟江
若履平地此宋初得浮梁以伐南唐樊若
水之計也後漢世忠以海艦入江與金兀
朮相持被火箭疾射海船無風不能動反
以債師此誰奸人教金禦宋人大舟之法
火箭之智也岳飛破楊太于洞庭太用浮
舟以輪激水其行甚迅飛爲巨筏塞諸港

汲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澤水淺處遣善騎者挑之激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車輪礙不得行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赴水死此破轉舟之法亦一奇也考之歷代如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桓溫伐燕舟至枋頭王鎮惡以蒙衝小艦遂至渭橋此以舟師進者如王濬伐吳楊素伐陳塞建平巳使敵不得下何尚之據武昌要使敵不得進韓擒虎滅陳守采石險使合肥不得渡

魏大武寇宋防瓜步津使盱眙不得至此以舟師守者舟師有利亦有害舟師行江難行河行海尤難能復元人海運因之以教水戰則北可以制朝鮮亦可以制奴酋南可以制倭夷亦可以制閩寇使不禍浙不禍廣此舟之營繕爲費不貲舟人之教習其說猶多丘濬兩言之終言備倭之舟可革弗用曰備倭官軍惟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舟追此亦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同

一意思云

器械之利　易說卦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諸睽此論兵威遂及天下之遠莫如弧矢之快利鋒不待交威已先至防微威遠之具莫先於此象睽兊有火速意也又曰離爲火爲甲冑爲戈兵此以甲冑外堅戈兵上銳均戰陣之用取象於離火是亦夏官所需也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此除兌之戎器易而新之以備在地之險意所不虞者蓋于未萃之先豫爲之防有齎咨涕洟之心而無其見也書禹貢荆州厥貢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此弓矢所需之木石貢以待兵威之用也說命曰惟甲胄起戎此言衛身之物輕動反以起戎未可輕用也費誓曰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此魯公戒諸侯以治戎備

必欲其精善則在敹敿備鍛礪也周禮天
官王府掌王之兵器獻受藏之內府掌收
良兵良器以待大用此天官二府所受必
曰王器曰大用此貯不輕用養天威也夏
官司甲大夫士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
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司戈盾掌戈盾而頒
之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法藁人掌受
財于職金以齎其工試其弓弩以下上其
食此夏冬官四司皆重此器械以備兵用也

秋官職金入金錫于爲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辯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此秋官二屬取罰金盜具以爲兵器之用非謂兵于刑外也考工記曰函人爲甲犀兕合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上旅下旅察革欲窓欲易欲直欲約欲豐衣欲無齘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時弓角筋膠絲漆全然後良矢人爲矢鏃矢茀矢兵矢田

矢殺矢分各有差疾風弗憚弗弱中强羽豐殺有節凡相苛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桃氏爲劒臘盧人爲盧器戈殳戟矛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輈人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四人所司之兵器必欲各如其式各極其良以爲用兵之資不少慢也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無太長太短太輕太重又曰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

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六韜曰陷堅
陳敗强敵以代黃參連弩飛鳧電影矢自
副此制隊伍各有其法用兵器必欲其良
所以爲萬全之兵也漢當蕭何治未央宮
時立武庫以藏兵器晁錯言於文帝曰勁
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
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匈
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
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

相接去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此錯以中國之長技在弩兵器之良宜爲後人之常用李廣當右北平矢盡時以自大黃射殺數人李陵發連弩射单于諸葛亮損益連弩皆出其意虞詡守武都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耿恭爲戊巳校尉以毒藥傅矢匈奴神驚金浦獲全唐初置軍器監

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胄
戎器皆藏于庫征行則給開元習弩射馬
燧造三等甲宋初始有火箭真宗始有火
毬澶淵退虜弩矢之功徽宗得神臂弩秘
不令民習製無救于亡高宗紹興中詔造
韓世忠所獻克敵弓楊存中增損其製造
馬黃弩製度精密發亦速元人始造礮以
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其實李光弼
所已用者總之兵器不難於備而難於精

當歐陽修以造作不中度有虛名而無實用言於仁宗矣嗣是王雱又以庫積雖多大抵敝惡更制精造察行賞罰言於神宗矣豈宋則然想今尤甚是不可不蚤爲之計者哉

朝工部有軍器局造軍器針工局製軍裝鞭轡局製鞍轡如法造完進納　內府遇有闕支奏聞支給其外藩府州縣行造解驗堪中庫貯不堪坐罪　內兵仗局式樣多巧

發式散造值今邊方多故之日似應亟行念經武之有五兵猶修文之有六籍也六籍未明固是文之缺典五兵未具豈非武之失策乎兵家器械甚多有宜於山戰者有宜於陸戰者有宜於水戰者古來各有專門試舉其畧如使鎗之家十七使刀之家十五使劍之家六使弓弩之家十四使棍之家三十有六使鈀之家五使雜器之家十使馬上器械之家十六使劵格兵器

之家十一製有巧手使亦有巧手製不巧則難使使不巧則無用若召募得人一可教十十可教百藝有專習有兼習藝超百人者推爲百人師超千人者推爲千人師超萬人者推爲萬人師且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盡古今火攻之具靡所不有藏之武庫每歲神機營軍演習奇名異狀人多不識其用不啻數百種而已也

成祖所蓄佛郎機鳥嘴銃尚散在人間正統已

巳虜騎蕩都門司馬于謙以軍器局神鎗
試之火石所及人輒成粉一砲而虜死數
萬血湧如川遂解圍去只此一砲可見兵
器莫備於我
朝而私習之禁亦莫嚴於我
朝顧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我
朝也邇來歲受兵患而西洋大砲藉以勝虜
朝議多製教放此在工部宜有定籌顧軍器
器也謂爲戰具則可恃之以勝敵則不可

牧馬之政　易說卦乾爲天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震爲雷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坎爲水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此三卦並詳於馬以馬次龍爲天下最健之物而艮老瘠駁四健象乾其初陽之震中陽之坎各於馬有象可見馬爲人世之所不可無而有天下國家者必畜之以爲治具者也周書司馬掌邦政此見國之大事

在戎戎之大用在馬故以司馬名官誠重之也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諸侯馬四千匹大夫馬四百匹此四萬匹自天子十有二閑而言成周盛時不聞乏馬之用而馬之在民者亦未聞其爲害也周禮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曰戎馬田馬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價馬死則旬內更

旬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此專官以掌馬必察馬質之高下以定價直三用有上下常賦外有餘蓄官爲平買公領詳書防僞死論期責償無虐此馬政之最善者較人掌馬政辨六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

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牧較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此以較爲交木成圈專以飼馬之人六馬以物色爲一類牝可爲竒種者力齊可備法駕者有道更範馳驅者與戎田均謂之良各養各乘皁繫廄較有辯當養馬時先不混雜如用人必有臧否之分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此三等之閑必種馬欲多取其生

育之繁也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之馬講馭夫此以馬禱之神欲其陰相四時之祭又各有攻執簡習以責之人所謂神人協吉重馬政也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辯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此見古人養馬適饑渴之宜順勞逸之節辯寒温之時如此其周至也巫馬下士二醫四賈二一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

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賈

粥之入布于校人此用巫知馬祟醫知馬

病亦爲馬周至意也牧師掌牧地皆有厲

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政令凡

田事替焚萊此以養馬之地必不妨農農

亦不妨馬所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修也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

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

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

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此九者馬之政教宜詳而詳也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此圉師以教圉人專爲養馬養有芻以食之牧以放之尤順四時之宜以攝之馬政於此爲特詳也

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此遂牛馬生育之性亦不使縱欲損眞牝牡兩宜盡物性也仲夏游牝

別羣則騖騰駒班馬政此孕後不使同羣布養馬之政也季秋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此布教馬之政操習天子六種馬使人與馬相習也合周禮月令所載古人牧馬之政養與教兼盡莫非心思之所到是以練兵必練馬兵威此成武不至黷也詩定之方中咏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此以牧馬之富本之塞淵之

心洵然衛文之心恐未必然也魯頌駉篇頌魯僖公曰思無疆思馬斯臧此以牧馬之臧本之無疆之思洵然魯僖之思恐未必然也吳起對魏武侯亦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蹄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令有

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此謂養戰馬之法申明周制也秦非子以養馬蕃息爲周孝王所善賜姓嬴續柏嬴之祀爲附庸之秦漢有太僕掌輿馬衛霍出塞馬喪什七輪臺之悔始修馬令總之牧於民而用於官漢之馬政也唐有太僕屬有牧監又有尚乘掌天子御而少卿張萬歲領羣牧四十年牧地多奪之民田養馬至七十萬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

仲爲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總之牧於官而給於民唐之馬政視漢爲善也宋

朝馬地初畜於監牧曰官馬王安石行戶馬法散官馬於民責其孳息文彥博極言其害又行保馬害民如故元祐一罷民始更生南渡以後以茶易之戎狄資其馬力曰戎馬戎苦無馬反索之南詔馬凡三變大非周制矣我

朝初設大僕寺於滁州專掌馬政兩淮江南屬

焉仍於北平山陜遼東各設行太僕寺苑
馬寺以司一方馬政後
成祖遷都北平易行寺爲太僕寺總天下馬地
内有　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門供　乗輿用其牧放之地則有鄭
村等草場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
於川陜又有五茶馬司以中國茶易西番
馬供邊方用内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
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承平日久在

官者有名無實在民者有損無益丘濬請立為通融之法兩畿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立以為俵散制蓄養之規備廐牧之所勘牧地之數廣收市之利分支兌之等寬追賠之限精醫馬之官新用馬之法牝馬之多畜驢騾之兼養草料之預儲調良之精選備載書冊題明鋟板頒行官民牧養此需給用此藉實與名稱有益無

損馬政其攺觀乎若邊境制兵大率步十而騎二馬非壯徒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爲騎與之騎操不倚之飼秣內可以寬保户之孳生外可以免騎士之賠是一便也

簡閱之教　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此以軍必有禮故屬之大宗伯而天子之大田尤軍禮之最大者不可不先講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蒐

辯鼓鐸鐲鐃之用中夏教茇舍以苗辯號名夜戰之用中秋教治兵以獮辯旗物畫戰之用中冬教大閱以狩兼辯三時之用前期羣吏戒衆虞人爲表田日司馬建旗羣吏帥致布陣聽誓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坐作如法鳴鐃乃止此四時皆教閱而天子大閱尤兼用三時之法必欲辯之於豫使兵知將意不言而喻所以習戰也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

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是以有車攻之詩詩八章章四句允矣君子展也大成非後頌也其在西都率諸侯而田獵也是以有吉日之詩詩四章章六句天子之所以燕天子非諛頌也呂祖謙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

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呂氏所謂五美皆天子大閱中美也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此教車甲以濟大司馬之用與宗伯軍禮同一意也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此以下之習聽上之教即秋獮教治兵事也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譏狩非其時桓公六年秋大閱譏卂非其分左傳述臧僖伯之諫魯隱公也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
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
辯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此得簡閱大意
者一述子犯之箴晉文公也初教民二年
欲用之則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出定襄
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則曰民未
知信未宣其用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
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曰可矣則曰民未知
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

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
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此得簡閱遺
意者二述然丹為楚子簡兵也撫其民分
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
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
勳合親任良物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此得簡閱遺意者三穀梁傳曰因蒐狩以
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
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房握御轚

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蹕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此以行禮表仁義言簡閱不專講武也孔子言可以卽戎必曰善人教民七年言以戰棄民必曰以不教民戰孟子言不

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此孔孟之言必欲先教民而後用之於戰可見兵之不可輕用朱熹論教則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合三者而言尤以行爲先所以鼓民親上死長全在於此此惟古先聖王乃有此教後世之教有能明講武之一端者斯亦足以少有所藉八陳始於黃帝用之以破蚩尤於涿鹿東漢卽八陣演之爲八八六十四陣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陳法隋韓擒虎得其法以授李靖靖變爲六花陣宋蔡元定爲八陣圖說曰譬如一個十分雄壯人與一個四五分人厮打雄壯的只有力四五分的却識相打法對雄壯的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陳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由此言觀之則訓練之間不可不知

古人陳法也明矣然說者以此爲古人之糟粕臨敵制勝不在於此運用變化全在此心不可泥也宋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霜鋒雪鍔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光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神聳是亦一奇也种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法以中否爲賞罰操縱人人自厲皆精於射數年環境無敵流括謂中

國之工彊弩是我長技舍此而强所不能
何以取勝吳玠謂常以弓矢長技洞重甲
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不能相及此以弓
弩爲中國之長技則簡閱中不可無此教
也蘇軾教戰守策曰臣欲使士大夫尊向
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
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
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
賞罰行之旣久則又以軍法從事議者或

以爲無故而動民不知乃所以安民也其倡勇敢策又曰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天下惟勇者難得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此勇難能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是謂人自異而上異之則緩急可望其爲倡也此蘇軾二策簡閱中以不可無此教也歐陽修言有黙

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有教兵之虛
名而無訓兵之實藝張方平言軍情所以
易動由太祖不得衣皁之禁今不嚴行計
所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蘇轍又言朝夕
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任公裕
亦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懵者頗以爲苦此
四言者僉於簡閱大有裨益教則不可無
此酌思也胡寅以簡汰升擇分屯安足董
部伍明階級旣變其驕恣悍悖之習尤定

戰獲厚賞死恤潰誅降族之令此爲治軍
之實安養姑息惟恐一夫變色教習擊刺
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有將帥不敢自保
此爲治軍之虛文胡寅此言治軍虛實法
戒昭然簡閱者不可無此明辯也趙雄奏
昨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
一一必壯孝宗乃追思虞允文揀汰之功
其初謗議紛然今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
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趙雄

此言可爲謀王斷國之要圖凡簡閱者尤

不可無此斷斷裁也袁說友言於寧宗曰軍

政之最切者莫大於治軍實夫軍實者武

藝車徒器械是也春秋之時以數軍實爲

軍政先務臣嘗得之宿將謂軍中如弓弩

手鎗刀手皆有陞加等則此武藝之要有

高强武藝則有陞加錢賜所增多寡視藝

高下然後士有激勸於無事之日一旦緩

急旋求其孰勇孰强何可恃也袁說友此

言必論陞加以先行激勸此與倡勇敢意同凡簡閱者尤不可無此分别也經略書載選兵之法市井遊猾之人不可用花鎗花刀之藝不可用年踰四十者不可用偏見執拗者不可用好爲高論者不可用面白膽小者不可用衙門積年效刀玩法之人不可用必膂力强壯肉實筋粗自有精神貌類村實身體便捷手足舒長知畏官府稍有福氣年在三十上下者方可選用

武藝可學而成臨選時不宜以此爲主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謂於將有所畏於法有所恃也二曰練藝謂楊家長鎗李家短鎗閩之牌鈀處之筤筅最利鳥銃亦可兼利教師分教務期精熟是也三曰練陣謂旣習常法如金鼓練耳旌旗練目坐作擊刺練手足之類又戒知合而不知分務知前後左右戒知進而不知退務知逐隊抽代以收不爲敵所乘是也四曰練地謂

過山習登躡法過水習涉行法過街衢習巷戰法過林麓習設伏搜伏法過田塍習分行合部法地近分投識認地遠置鄉導畫圖哨探務使水陸險要人人不迷是也

五日練時謂時有寒暑晝夜雨暘風霾須令兵士遠行悉備如備雨備渴充饑禦寒諸具無一不周習慣於平時則臨陣饑寒勞苦俱耐是也有臨陣之眞法眞令眞營眞藝眞節制若不於武塲中演習則耳目

生踈虛操千百何裨實用且陸地可操江海不可操陸戰可以人謀爲主江海則不可以人謀爲主而以風潮爲主風潮有順逆全恃舵工巧妙能占上風撞碎賊舟或乘風火攻或揚灰沙以迷賊目方得勝勢先發制人一着惟望斗報賊最爲要緊望斗人每夜與銀壹兩毫釐不可少報賊不悞給衝鋒重賞若誤斬首賞重罰亦重海洋戰船各有所宜北洋利用沙船南洋利

用廣福船廣船又不如福船功力尤大但必多人而後可以駕使必防損壞年有修葺必防福人與倭通縱賊不擊全是舵工毫釐千里洋中使船惟畏淺而不畏深洋中擊賊惟鬭船力而不鬭人力此教練水軍之大略也今日陸操水操每月三行豈不煩數然止命將肄習而　車駕不親臨焉督撫亦視為故事漫不關心猝有緩急何以得軍之實用不過以不教民戰而已

每歲仲冬如周之大閱亦必以諸法比較賞罰實行庶列屯坐食者皆精兵而用之天下無敵矣不然大閱亦文具也第千嚴萬嚴不出朱熹所謂講武之法而已務農之教孝弟忠信之教不與焉安得三教並用乎安得 今日兼思及此乎

察軍之情 先王以人道使民必察民情采薇一詩遣戍役必預言歸期曰雨雪霏霏杕杜一詩勞還卒必詳言歸期曰卉木

萋萋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此非先王必無此體念也若如邶風有曰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此則州吁自立時從軍之怨詞也又如王風有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弗思此則大夫久役于外室家之怨思也又如小雅苕之華三章何草不黃四章

此諸怨詞怨幽王之勞民也又如大雅桑柔之二章三章四章此諸怨詞怨厲王之勞民也漢高祖每令必恤從軍死士者爲給衣衾棺槥或祠以少牢長吏視葬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光武從薊還范陽命收葬吏士宋太祖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疋復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者被傷者給賵帛是能令死者感恩於地下必能令生者效死於鋒鏑也陸贄曰興師四方無

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婦分離一人征行十
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
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此察軍情于
興師之初一字一淚也贊又曰古之善選
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二宜察其技能知
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
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
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
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

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强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此察軍情於用軍之時一字一淚也贊又曰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鬬為嬉遊晝則荷戈而畊夜則倚鋒而覘日有剽害之虞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又曰窮邊

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須厚踰數等豐約相形隔絶斯甚此察軍情於窮邊之地一字一淚也贄又曰曠歲持久師老財費加算不止于舟車徵卒殆窮

于闐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閈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輿㾖已殫而將相猶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察軍情于師老之日一字一淚也蘇軾代張方平草奏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

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鬱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刃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此察軍情于凱還之日一字一淚也軍情大槩有此五端軍情之苦言不能悉人君之於士卒雖曰勢分懸絕然其好惡則初無以異人君誠能設以其九重之身而處夫四塞之地察其好惡之

情切切然形之於言孜孜然念之於心恒使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間邊塞之境恒在殿陛之下有情而無不達有功而無不知有屈而無不伸則凡爲吾禦邊而敵愾者豈有不盡其心也哉或謂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此就下人而言大義固當如是也若夫居人上者不能體情以盡下而惟責下之盡義非所謂以人望人也朱熹謂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

意也少不得非但爲將者少不得也爲君者亦豈可少哉

遏盜之機 周禮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此于鄉士之外特命士師以晝追逐夜循伺搏盜賊之事而刑賞必明聖人爲民防患之心無所不及也士師掌八成曰邦汋邦賊邦諜犯邦令撟邦令爲邦盜爲邦朋爲邦誣此

八者邦國治亂安危所繫沕諜交通外國
賊逆亂犯令撟令干犯王法邦朋聚黨以
亂民邦誣訛言以惑衆邦盜竊國寶藏均
謂之成以其爲國法之成事預懲宿戒聖
人所以遏亂萌也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
賄辯其物皆有數量價而揭之入于司兵
此專主追徵賊贓仍以兵器入于司兵重
此兵器也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
此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

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此于地官遺人之外又以往來按比而肅其守衛之事屬之秋官非直按而旅亦以肅國威也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此專嚴夜禁防意外異患也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政則令守其閭互唯執

節者不譏此專司都城內使奸無所容非徒保衛王宮亦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意也

季康子患盜孔子教以不欲季康子欲殺無道孔子教以焉用殺欲善而民善范祖禹引之以告君謂眞爲治之本不獨大夫宜然天子尤宜講求也祖禹所謂本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是已子路以尚勇問孔子教以義以爲上尤言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

有勇而無義爲盜蘇軾信以爲古之聖人
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智知父
子君臣之義也夫義足以止盜此非仁主
不能倡之秦始皇旣滅六國自謂中國無
患患獨在胡耳乃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
奴七百餘里豈虞愁怨所積變遂起於亡
徒陳勝吳廣盜也劉季等盜耳以盜擊盜
盜中之仁者遂收衆心可無畏與漢武天
漢中東方盜起攻城殺官遣治莫息作沈

命法仍不能息上下相爲匿以文法避法焉宣帝僅得龔遂化盜爲農行之渤海而已僅得張敞以望屏盜行之冀州而已靈帝乃有張角以妖術號召遂有數萬而宦官爲之內應號爲黃巾朱儁不肯納降以爲縱敵長寇大非良計賈琮刺史交阯百姓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終不能救西漢之亡虞詡爲朝歌長設三科募死士使入賊中誘刼伏持又

潛遣縫傭線驗擒解此亦小智也其何補於東漢元魏孝文得李崇爲兗州刺史建樓置鼓以防盜諸州效之至孝明而盜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租調猶不能贍辛雄疏罪守令此實本論上猶莫行隋煬帝以征討高麗激民爲盜攻陷城邑唐高祖父子因之得有天下懿宗之世桂林盜起用兵不息賦斂愈急僖宗之世黃巢競熾兵糧兩窘唐以之亡周世宗時竇儼

弭盜之策第令盜賊自相糾告給之以賞要非務本之道也宋初有蜀盜得張詠知益州先鼓官軍深入大捷即移文諭以恩信遂化爲民眞宗之世蜀盜又生詠再平之仁宗之世妖術惑衆盜賊縱横文彦博爲河北宣尉使平之歐陽修禦盜四議一州郡置兵爲備二選捕盜之官三明賞罰之法四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富弼議讀書不成晦名詭姓窃結始

禍要在應之乞採訪上薦隨其所能量加
恩命蘇軾議別開仕進之門採薦擢用收
豪傑英偉之士又代李琮議御得其道奸
猾盡是忠良陰求豪猾召而勸獎使以告
捕自效秦觀議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
取天下豪俊文武縱橫之材三科足以取
之富弼又憂盜殺官吏攄城劫庫散施貧
民恣行劫殺奸雄相應賊滿天下趙瞻又
憂政府不過發疾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不

過備游激爲期會之速官司取空文朝廷守空文蘇軾又憂徐州爲南北襟要地形便利人卒勇悍徽宗朝花石擾害東南盜警王黼初匿大震始聞罷北伐議南征不寧金人猝入遂不可支元順帝時江陰鎮江賊艦往來三十餘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竟假手鹽徒貽笑遠近宜宋文瓚言之請亟選智勇以圖後功後張士誠果以鹽徒爲元大禍其方國珍聚衆海

上寇刼溫州兩討並蹶也及授以治中不能得受踰年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户未幾以爲江浙行省參政人謂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夫以賞善爲勸惡之具由是羣不逞之徒競相倣效甚相誘脇事幸成或得以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鋒起紅巾爲號僭後莫支元以之亡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又非獨元人蹈此失

巳也善乎宋秦觀之言曰平盜賊與攘夷
狄之術異夷狄犯邊利速戰以折其氣盜
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
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糜敗則獸逐非有
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
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巳故方其羣起
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盖非速
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
心則急而變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

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招降與窮治是已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夫招渠師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茸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刼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盜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賊首旣已

負辜而刀筆之吏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
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日與其黨
錮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脫身
而求生由是言之是又驅民以爲亂也故
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
者恩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恩戮及不辜
則損威威恩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
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
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罔

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脇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有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有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秦觀之論眞平盜已亂之良策不可不熟計者朱熹論弭盜於無事日只是嚴保伍之法舉范仲達行之萬載司馬光春秋教習已澤川三番教軍法以示式又論治盜於有事日散遣與勦除並用舉辛幼安招賊作鄉導入山破賊陳敏募兵爲左翼

軍陣無玷宿戒邑人待賊過齊出示威以示式此二論宜合秦觀之論而均思者我明許逵令樂陵禦劉六大盜築城繕械令民家起墻闢竇匿兵設伏賊入見備一無所逞此一邑令能全邑於賊過之日有如此也王守仁撫南贛申行十家牌法互相糾察有過惡者許令自新推選耆老巡訪勸諭閒行鄉約效有重賞又選民兵守城防盜分隊教習亦行賞罰贑盜此息勸濠併藉

此一巡撫能行保甲而效又如此也臣有五議一議鄉約保甲須合一而並舉二議立學演武須隸約保而同講三議招撫禁戢須與約保而同講四議荅應捕緝諸苦宜恤保甲而議革五議旌表禮待特宜信約保而議優之五議要在合一而議不可分析念合一而議則神流意會政舉事修目雖繁而綱提領挈民歌樂利分折而議則潤色塗形顧此失彼路愈岐而胡跋尾

蹟民反呻吟此理亂安危大較亦占才别賢至計所宜叅討而速籌者劉六無計可擒俟其自斃江中已爲可嘆山東蓮妖用兵驅勦不得渠魁涸殺無辜京觀報功不更堪嘆耶近日閩寇只一鄭芝龍屢招屢禮反授之官漳泉鄉紳交際不絶大類元人之招安今招一鄭魁而羣盜不息舟行浙省流毒尤多長此不已第議斬總兵逮巡撫其何能散羣盜而使之安寧此亦本

兵所宜審籌未可顓諉策一巡撫者

賞功之格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家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此以凱還賞功之命必自大君出方謂之正邦大功開國小功承家分別甚明小人有軍功行賞足矣不可大用以釀亂聖人之爲戒深也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此終離爲鬪之象火以伏藏爲嘉嘉在初二之陰

陽相配五五王用二一出正四上折上首獲四匪數上從五散衆可无咎不則凶不可爲由五王之涕沱戚嗟得危懼意不以折首爲喜也詩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呂祖謙以受藏爲待有功不敢輕與與後之視府藏爲巳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異以中心貺爲誠與後之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

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異以一朝饗爲速與後之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異此確論也司勳賞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太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此以司勳所賞之六功屬之

司馬不屬之他官既欲其速行以示勸又欲其分別以示當也春秋左傳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此策勲於飲爵之會司馬法所謂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晉文公與荆人戰于城濮問於舅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戦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又問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

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
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
戰舅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
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此以晉文公尚功利之伯必先賞道義之
士是聖人之澤猶存也戰國韓昭侯有敝
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
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王愛一嚬一笑嚬
有爲而嚬笑有爲而笑今敝袴豈特嚬笑

哉此韓昭侯之不輕以敝袴與人則爵祿
可知是明主之所重在賞賜也三畧曰軍
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
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
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此言士必賞而
後可得其死力欲君之懸賞以待士也秦
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此爲
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之始其誣平民截
死屍以報者亦自此作倘漢高祖封諸功

臣爲徹侯蕭何第一負戰功多者許問則
曰諸君徒能得走獸功狗也蕭何發縱指
示功人也羣臣始莫敢言衆有言曹參身
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宜第一者鄂千秋
則曰參雖有功特一時之事耳何轉漕關
中給食不乏陛下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
以待此萬世之功也奈何欲以一旦之功
而加萬世之上乎果定功第一封酇侯賜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言進賢受上賞封

千秋安平侯此漢高帝能賞元功又能賞定功之臣所以鼓舞羣臣樂爲之用也漢高尤爲之約曰非軍功不得封侯後有無軍功而侯者自公孫弘始有以矯制襲擊單于傳首京師兩封爲侯者自陳湯甘延壽始其弘之不宜侯易知也其陳甘之矯帝制開邊釁不宜侯而侯衆論混淆難知也成帝訪求漢初功臣之後舉其尤功錄用後人俾不絕其祀此得勸功遺意也光

武推赤心置人腹中又用宗澤保全功臣
李靖稱賢於高祖遠矣破賊文書以一為
十自曹操而已然猶假虛數以威敵也晉
則虛張首級以徼賞宜武帝之以義責乎
至平吳之功王濬王渾爭論靡定獨於受
詔月日未及磨對遂至濬有功重報輕之
議吏議渾子尚王宗黨彊盛而曲庇之晉
賞功之典至是為不光矣唐太宗論房杜
功專重運籌帷幄坐安社稷是漢高之重

蕭何也其不私秦府舊人必以新而賢者爲王以爲至公無私之體則又非但可爲論功行賞之法李泌論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莫若賞以爵土肅宗稱善宋璟相玄宗郝靈筌得默啜首不以爲功故抑其賞此與蕭望之匡衡抑陳甘同意陸贄言於德宗不欲以散試一官賞獻瓜果之人恐忘軀命而得官者滋有繁言又不欲以賞功臣之官濫及私暱

之近習恐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又慮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義士痛心勇夫解體又分職事一官爲施實利勳散爵號三官爲假虛名虛實交相用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此四言者與李泌一言可爲論功行賞無功慎賞者之法其天寶之以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金紫大官遍及僮僕也穆宗之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遂至神

策六軍諸武官大將無故加官餌之使不生事也史書之可爲世戒五代唐莊宗許伶人以刺史郭崇韜力争尚曰吾已許之致百戰未賞者莫不憤嘆也史書之更可爲世戒麗籍言於眞宗願愛惜爵祿無及僥倖以待有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歐陽修言於仁宗謂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以此用人人不可用此二言者一足爲公

賞罰之法一足為私賞罰之戒高宗言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趙鼎以聖慮高遠贊之何以鄧肅言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耶何以金安節言皇城司任滿受立軍功賞耶此高宗之言公而行不公尤足為世大戒我

朝武職有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謂之世官曰公曰侯曰伯曰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曰鎮撫曰千戶百戶各有差有因其

材能擢以任事終其本身者謂之流官在
内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
揮及試官是也錦衣衛以待武臣之超出
羣類者不輕授焉選更嚴重

太祖于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
之曰同立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
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
何仁之至也

太宗因法司請繫獄武官論功定罪諭曰朝廷

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伏讀 律文有曰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此律

甚嚴可無異與承平日久奸弊百出有以
外戚近習而得封蔭者有以世襲而得都
督錦衣者有以子弟親識從大將出征不
曾臨陣往往敘作軍功不次陞賞者有陳
亡士卒無人開報遂至泯滅者近日公侯
伯蔭濫授貂璫一門同失封疆一死一不
死絕無而僅見者鑒往新今
皇上必有仁義定裁非愚臣臆見所能拘攣請
也

經武之要　談武非一多尚詭詐正言詭言雜出仍多求其粹而正爲經武之要者不可多得然鈞正言也有正言兵法者有進乎法而專言道者正言兵法必重用兵之將將必重先知先知必知文武知天地知君民知彼巳知將卒知教令知正奇知聲實知敬戒知德力知剛柔知虛實知緩急知攻守知守戰知先後知始終知進退知分合知長短知輕重知賞罰知威愛知

心氣知衆獨知知死生知形勢知常變知兵
食知專斷知平和知勝負知利害而道濫
于法外者是惟賢將乃知之亦惟有道之
君有道之相乃能獨見獨聞焉論用兵必
先擇將晁錯曰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
范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
道也三略論擇將則曰將能淸能靜能平
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
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此上

將乎六韜曰得賢將者兵强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此責君之擇將也三畧曰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又曰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勸以義則士死之此責君之厚待將也孫武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四者將所宜知也范仲淹曰將不知古今

匹夫勇耳程頤曰韓信多多益善分數明也此責將之貴知也將宜知文武左傳曰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尉繚子曰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是也陸賈曰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將宜知天地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曰背天不祥又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爲己力乎曰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孫武子曰

不知山川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尉繚子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趙奢曰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胡寅曰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是也將宜知君民左傳曰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曰君命無貳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曰委質爲臣

無有貳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孫武子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明主愼之良將警之六韜曰爲國大務愛民而已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愛民之道也孫武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司馬法曰凡民以仁救以義縱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利勸以力勝是也將宜知彼已孫武子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

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左傳曰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曰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無形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曰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左傳曰敵不可縱縱敵患生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三略曰用

兵之要必先察敵情吳起曰用兵必先察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遠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老子曰禍莫大於輕敵左傳曰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曰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

陸贄曰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是也將宜知將卒三略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已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自新尉繚子曰將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三略曰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孫武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

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尉繚子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三略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辯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揮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左傳曰拊而循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是也將宜知

教令吳起曰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尉繚子曰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弟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左傳曰夫禮義慈愛戰所畜也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穀梁傳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吳起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

無不前死孫武子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三略曰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尉繚子曰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是也將宜知正奇孫武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曰奇正相正如循環之相生孰能窮之李

靖曰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鬭將也奇正皆得則國之輔也曰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爲奇苟行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皇甫嵩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蘇軾曰夫置陳而不知奇正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宮竭而商不繼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不可復用矣將宜知聲實詩采芑美方叔之南征蠻荆也先之以紀律實也繼

之以征伐玁狁聲也此爲先實後聲常武
美宣王之親征淮夷也先之以赫赫業業
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震驚
聲也繼之以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
苞如川之流綿緜翼翼不測不克實也此
爲先聲後實余端禮曰敵弱者先聲後實
以讋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握其機是
也將宜知敬戒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三略曰夫兵者

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曰聖人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吳起曰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孫武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明君愼之良將警之趙充國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荀卿曰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司馬法曰舍謹兵甲行謹行列戰謹進止三略曰得

而勿有居而勿守役而勿久立而勿取六韜曰將不夙戒則三軍失其備是也將宜知德力秦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陸抗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是也將宜知剛柔三略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强其國彌彰純柔純弱純剛純强其國必亡曰柔能制剛弱

能制強柔有所說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曰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是也將宜知虛實孫武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

敵分爲十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形兵之極至於無形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是也將宜知緩急周書曰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陸贄曰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曰急者宜備之以嚴緩者

宜圖之以計朱熹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李靖語緩曰以誘待求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韓安國曰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趙充國曰窮寇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光武詔徵鄧禹還曰毋與窮寇爭鋒左傳論急曰伐不踰時日久將

埜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荀卿曰師不越時孫武子曰兵之情貴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曰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久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聞巧之久也陸贄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是也將宜知攻守

守戰孫武子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吳起曰戰勝易守勝難李靖曰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管子曰攻堅則堅者瑕攻瑕則瑕者堅程頤曰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曰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孫武子曰善戰

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司馬法曰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曰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果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李靖曰兵有不戰有必戰者在敵是也將宜知先後始終左傳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陳貫曰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孫武子曰迂其塗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户

後有脫兎敵不及拒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是也將宜知進退左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曰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淮南子曰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動如一體吳起曰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進前却有節左右應麾

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是也將宜知分合李靖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曰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陸贄曰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程頤曰兵陳須先立家計然後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也將宜知長短李

左車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匈奴之長技三曰上下山坂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中國之長技五曰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

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將宜知輕重司馬法曰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將宜知賞罰仲虺之誥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牧誓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左傳曰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曰叛則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還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曰從命爲上上賞犯命爲上上戮六韜曰賞貴信罰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三略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將宜知威愛亂征曰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左傳曰威克其
愛雖小必濟國語曰兵戢而時動動則威
觀則玩玩則無震三略曰將無威則士卒
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少儀曰武車不
式介者不拜荀卿曰兵者所以禁暴除害
也非爭奪也國語曰伐木不自其本必復
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塞
必復亂蔣濟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治
大害小害自已杜甫曰射人先射馬擒賊

先擒王荀卿曰聖人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胤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尉繚子曰愛在下順威在上志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左傳曰御姦以德御軌以刑陸贄曰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左傳曰乘亂不祥老子曰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三略曰優游恬

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將宜知好惡三略曰與民同好靡不成與民同惡靡不傾陸贄曰羣情之所甚欲者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先去之司馬光曰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將宜知心氣左傳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孫武子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

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尉繚子曰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虞詡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節也朱熹曰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將宜知衆獨左傳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曰善鈞從衆語曰衆怒難犯曰衆口難調六韜曰一人投命足懼千夫諺曰一夫拚死萬夫莫當左傳曰

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淮南子曰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萬人之更進不如一人之獨至將宜知死生孫武子曰投之亾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婁敬曰夫與人鬬不搤其吭不拊其背不能全勝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韋叡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裴詵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頭頭可斷乎朱熹曰斷殺別無法只是能使人捨死向前而已曰

厮殺無巧妙兩軍相柱一得立得脚住不退者便羸立不住退者便輸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將宜知形勢孫武子曰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曰勇怯勢也强弱形也形人而我無形曰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勝之形曰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韋孝寬曰不因際會

不能成功趙充國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羊祜曰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將宜知常變孫武子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曰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

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絶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曰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曰明吾賢將所以動而勝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

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陸贄曰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狥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將宜知兵食孔子論政首言足食方言足兵孫武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周書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二年之積者亡尉繚子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三略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

宿飽鄧艾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
兵彊兵彊則戰農者勝之本也陸贄曰將
欲安邊先宜積穀將宜知專斷公羊傳曰
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
也六韜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灾
莫過狐疑曰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
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
瞑目日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曰
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將宜知和平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左傳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曰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爲遠征吳起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左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曰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志薄之也曰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已重矣將宜知勝負孫武子曰較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曰知勝負有五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曰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也善戰者出於不敗之

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無算乎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將宜知利害孫武子曰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曰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兵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國語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之三十三知非

獨將所宜知亦君相所宜知也進乎此則言道矣禹謨贊帝德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非至道乎後之談武者亦多近道周書曰昭天之道熙帝之載授民之任夷德之用道也六韜曰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道也曰凡用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一者附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道也孫武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

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道也晁錯曰帝王之道出於萬全趙充國曰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

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道也邢巒曰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道也周書曰爲天下者用大略曰太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次奪而得其次争而克曰武有六政攻侵伐摶戰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摶善摶不戰道也三略曰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

下之福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道也六韜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道也左傳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曰君不爲匹夫興師曰君子不虐幼賤畏乎天也道也尉繚子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道也六韜曰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尉繚子

尤曰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無奪民時無損民財道也此之爲道則又非獨君相所宜知亦將所宜知也法有法要道有道要合之以言經武之要幾矣　夫軍伍之制宮禁之衛京輔之屯郡國之守四所宜嚴者莫如本兵之柄將帥之任二者得人何所弗嚴乎嚴尤有出師之律戰陳之法器械之利牧馬之政簡閱之教其察軍之情遏盜之機賞功之格是亦所宜嚴者若

論經武之要是又與威武之道所宜合籌

者本兵將帥之知又不如

主心之先知焉